

赠我相思梦亦芳

◎胡鑫

顾郎:

见字如面!

我知道,你的高考语文试卷已经交卷了;我也知道,你作文的标题和全部内容;我还知道,你的文字中渗透进了你多少的心血、汗水和感慨!

梦中,一幅画面向我徐徐展开。

翻开试卷,你的年龄一下年轻了30岁,当“昨夜闲潭梦落花”“我欲因之梦吴越”“铁马冰河入梦来”这样的名句进入你的眼帘,我分明察觉你眼中有一束光在闪耀。此刻,我不知道你是否想到了我,抑或是想到了电视剧《联林珍奇》中男女主角的临别赠语,只见洁白的答题卡上你已经写下:赠我相思梦亦芳。

真的挺难为你了,你早已过了做梦的年龄,可你依旧是一个追梦人。陪在你的身边,我实在不忍告诉你残酷的现实:在旁人的眼里,你已经失去了做梦的机会,甚至因为天资愚钝而不配有做梦的资格,偏偏你还在为你的梦想披肝沥胆、栉风沐雨,你其实就是在做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异想天开的痴傻疯狂事。

然而,在你的笔下却是:

我喜欢梦,梦是我们人生的浓缩和印鉴。

梦是人生的初心。这个梦,是从先烈开始,自上海兴业路76号、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启航,经历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坚持十四年抗战,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抛头颅、洒热血,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梦,是从

前辈开始,带着一身硝烟步入新中国,在伟人的“人是可以改造的”光辉理论的指引下,义无反顾地告别战场、告别城市、告别亲人,进入人迹罕至的大山,用一生去兑现“献了青春献终生”的庄严承诺,然后一代又一代传承给了我们;这个梦,是从自身开始,戴着红领巾、团徽,看过《高山下的花环》《自恋吧,母亲》《戴手铐的旅客》,我就梦想着要当一名军人、警察,长大后因缘际会地圆梦当了一名警察,用青春、热血和汗水去扮演集“父母、医生、老师”于一体的灵魂摆渡人。

梦是人生的肌体。梦里,有我们的家国,梦里有我们的事业,梦里有我们的理想,梦里有我们的情怀,梦里有我们的一切。“不思量,自难忘”“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梦想不是身外之物,而是早已融入我们血脉之中,成为我们生命和人生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剥离,不可分割,不可交换。梦想不是空想、幻想,而是行动、实践;梦想不是收割、占有,而是耕耘、付出;梦想不只是权利、目标,还是义务、责任,梦想不仅是负载、荣光,还是使命、担当。这些,都需要我们的牺牲和奉献。舍小家,为大家,我们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平凡工作中书写着不平凡,“守住火山口、炸药库”,化腐朽为神奇,用梦想成真诠释了人生的价值。

看到这里,我不能说不感动,但并不觉得意外,你不过是老生常谈地述说着我们这一众人的心路历程罢了。接下来,让我的心如针刺火烤般疼痛的,却是你惊世骇俗的直白:

梦是人生的伴侣。人生,其实是一个不完美的个体找寻自己缺失的同样不完美的另一半,与之结合并用一辈子的时光追求完美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情就是缘就是梦。很钟情古典《高山流水》,为伯牙子期的千古知音而无比景仰;也痴迷电影《知音》,为蔡锷将军与小凤仙的互为知己而扼腕叹息。我自幼出身寒门,求学时未曾奢望红袖添香,却也有促膝夜读的同窗,工作时也不乏志同道合的战友,应该是无怨无悔了。然而,始终为未找到情投意合的另一半而意难平,直到遇见你。说实话,你我无关“白月光”“朱砂痣”,仅仅是媒妁的一线牵。没料到,牵手的那一刹那,我的心就开始了同频共振。此后的岁月里,我俩相互扶持,相互激励,相互鞭策,相互温暖,并把我俩的温度和战友们的温度一道汇聚成光明的正能量。

我爱,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往后余生与你 不离不弃、患难与共,相守相望、同生同梦。你,知道吗?

此刻,窗外起风了。泪如雨下的我只想告诉你:“我知道,我都知道!只因为我就在你心中,而你已经是我的全部。”

顺致

夏安!

你的玉宇

乙巳年五月十三夜于重庆走马驿

(作者系重庆市长康监狱监狱长)

家有“老头儿”

◎高调琴

“老头儿”是我的父亲,晚辈们都喜欢喊他“老头儿”,他也很乐意。

见过太多从乡里到城里的老人,说住不惯像鸟笼一样的楼房,然我家“老头儿”,也是从乡下进城,但特别享受楼房的干净整洁,用他的话说,“不用担粪,不用倒脏水,身上没土,脚上没泥,冬暖夏凉。说城里不好的老头老太,真的瓜着哩!”

只是,搬家的时候非要把他的扁担、麻绳、水缸都搬到弟弟新楼上。我们打趣他“你怎么不把猪槽搬到楼上去”,他嘿嘿地笑。年前弟弟搬新家时,我们从床底掏出来好几盘麻绳!偶尔我会问:“老头儿想老家不?”他淡淡地说:“我儿在哪儿,家就在哪儿。”让我感觉到苏东坡笔下“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洒脱。然而,春耕时候,他却满屋子搞他的“无土栽培”,瓶瓶罐罐里东倒西歪躺着辣椒苗、番茄苗,经我们“批评教育”后才极不情愿地丢掉了。

“老头儿”性格豪爽,进城没多久就认识了好多老头儿,送孙子上学,唱戏打牌下棋是他全部工作。从早到晚不着家,那时候母亲经常抱怨:“一天天的,从来见不着人,啥都指望不上,饭熟了都要打电话请。”我们安慰母亲:“辛苦了半辈子,该他享幸福了。”

其实也不是“啥指望不上”,玩归玩,儿女们的事他从不过问,母亲是“老头儿”的“遥控器”,她烙好的韭菜盒子,炸了油饼啥的,在母亲的“遥控”下,他会按时按点送到每一个女儿家里,

家里事无巨细,在母亲的“遥控”下,弄得井井有条。他也会向儿女诉苦:“你妈天天把我指东指西的,一点不让我缓。”我们笑笑——清官难断家务事,更何况老两口的琐碎。

儿女们承欢膝下,父母含饴弄孙,日子平淡且富足。本以为这样的日子是永远,然而,六年前母亲的突然离世,成一家人永远的痛!“老头儿”明显苍老了,那个春天的风似乎格外大!那一年,“老头儿”学会了整理自己的衣物,学会了做简单的早餐,学会了打扫房间的卫生……只是,老头挺拔的背有点佝偻,再也不像以前耳聪目明。

三年前,“老头儿”得一场大病,在我们的努力下,把他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但背更驼了,耳朵更背了,人也更可爱了。每次有亲戚来看他,他就“矫情”得不行,路也“不会走”了,需要左搀右扶;话也“不能说”了,有气无力;耳朵也更“背”了,需要附在耳朵跟前才能行;今天闹着吃散饭,明天要吃洋芋疙瘩……弟弟怕把“老头儿”惯坏了,忍不住说几句,他会不好意思地笑笑。用三叔的话说:“你们把他惯坏了,连手都懒得抬一下。”老小老小,老了就像小孩,没办法,谁让人家是老小孩呢!

一年的努力,“老头儿”虽然瘦得像一片树叶,倒也熬过来了,自己制定了规律的康复计划:几点起床,几点吃药,几点锻炼,几点唱歌,包括什么时候吃水果……安排得明明白白,自律的让我们佩服。

秀美古佛山

◎陈斌

荣昌旧时八景中有“古佛眠云”,是清代乾隆年间评出的荣昌八景之一。“眠云”源于成语“眠云卧石”,形容山势险峻,云雾弥漫的景象;“古佛”指荣昌城南的卧佛寺,该寺倚岩构宇,树木蓊郁,水汽蒸蔚。经岁月沧桑,古寺已毁于战火,只有古佛山似乎依然护佑着苍生黎民。

古佛山位于重庆市荣昌区南部的清升镇,与四川省泸县石桥镇毗邻,系荣昌最高峰。其海拔711.3米,站在山巅上让人总有“一览众山小”之豪迈,昌州百里风光尽收眼底,无不令人心旷神怡。古佛山年均气温在16.5—17.6度之间,气候宜人,景色宜人,常年瓜果飘香,茶叶、樱桃、枇杷、桃子、梨子、李子等特色农副产品丰富,素有“渝西茗茶水果之乡”的美誉。景区拥有浑然天成的百佛园,神秘幽深的三圣洞,步步惊心的悬崖栈道,凌空漫步的玻璃索桥,以及山脚健康休闲的金龙湖、彩色环湖路等景点。既可登山远眺,洗肺养心,也可探索古佛文化,是集登山、观景、品茗、赏果、休闲于一体的度假之地。在古佛山北山脚下不远处,就是荣昌清升

镇人民政府驻地。清升镇历史悠久,早在唐朝玄宗天宝年间,便修建了罗汉寺;在寺庙一公里处有一周里场,建成年代大致相同,是川南渝西最早的市贸场镇。至清时,因扼川南要冲,设管理治安之清平局、升平局。民国中期正式置乡,取清平、升平之第一个字为其乡名,沿用至今。

进入新时代,清升镇依托自然资源,推进文旅融合,已打造了远近闻名的古佛山旅游景区,山水景色秀丽,风光宜人,有清泉峭壁之景,飞瀑叠翠之貌,森林覆盖率超过87%,“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幸福感爆棚!可谓“广厦万千民安居,百业兴旺繁荣景”。

如今,清升镇又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机遇,以古佛山生态旅游为龙头,围绕农旅融合主线,切实改善人居环境,大力发展农家乐、民宿、采摘等多种经营业态的乡村旅游。把32.14平方公里镇域范围,打造为成渝都市圈休闲旅游目的地,茶叶、枇杷、桐油树等万亩经果林,展示出美丽乡村的蓬勃生机,古佛山生态旅游观光区风光更加旖旎,真正成为成

儿女们各自有家,“老头儿”啥也不操心,又开始操心孙子们了:“狗娃娃,爷爷很想让你考个第一名。”孙子:“你想了你自己考去嘛。”“老头儿”耳背听不清,转过头来问:“娃说了个啥?”“说你厉害,能考个清华!”这样的对话天天都有。弟媳买的柠檬找不到了,一问被“老头儿”吃了,还抱怨“那个啥水果酸死人哩”。为了给儿子省电,半夜倒开水不开灯把手烫了,买的药不抹,自己去河湾里挖的什么野菜根,结果感染流脓,气得弟弟打电话给二姐:“快来把你爸接走,我不要了,实在受不了了!”弟媳倒心平气和,每天像哄小孩一样哄着“老头儿”。

自从母亲走后,“老头儿”便很少给我打电话,我曾给姐弟诉苦:“老头儿不知道疼我们。”直到年前喝醉后,“老头儿”在床前守了几个小时,第二天边削苹果边掉眼泪:“我娃好好的,日子这么好,干嘛作践自己!”每次过节,他会取消所有的活动,在家等着孩子们团聚。他说:“最高兴的事,就是看你们姐弟在一起有说有笑。”

“老头儿”是爱我们的,只是他爱得深沉爱的含蓄,他的爱只是不表现出来而已……

我们八十岁的“老头儿”,我们可爱又可气的“老头儿”,我们有点私人又很爱我们的“老头儿”,愿您身体一天比一天硬朗,能陪我们无数个日日夜夜!

(作者单位:甘肃省秦安县人民医院)

偏向 (外一首)

◎舟子

那些披头散发的野草
莫名慌张,匆忙地倒向劲风

阳台上种养的花木,偏爱阳光
侧着身子向上生长

鸟鸣在林间乱窜,难辨方向
鸟窝却始终靠近原来的家

我在世间不偏不倚地行走
浑然,不觉,生活已杂草丛生

——而你,不知所踪
记忆仍执拗地把你留在那时,那地

中年随想

人到中年
脚下有坎坷,心中有羁绊
不再适合昂首,挺胸,从容行走

或许适宜躺平,与草地等高
会看到辽远的天空,流云,深邃的繁星
看到先人的影子,看到自己的过往——
这一切仿佛近在眼前,却怎么也回不去了

人生不宜久居高处
放低自己,才能看清自己的命运
比如俯身看湖
水中的黄桷树、麻柳、桑树、刺桐
一枝一叶比岸上更加清晰。我们
也会在静寂的倒影中找到自己

也会被一声鸟鸣惊醒与救赎
一刹那,心里盛满这万顷迎风湖

(作者单位:重庆市渝中区区委社会工作部)

坐在父亲身边

(外一首)

◎李光辉

不管什么场合
我与父亲相见
总喜欢坐在他的身边
和他一起度过
一段难得的时光

除了身高
除了体型
旁边的人们
都能一眼看出
我们是亲密的父子俩

看着他缓慢的动作
听着他平静的语调
我疲惫的身心
也会随之变得安宁
不再那么急躁

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
时常会浮现出
一丝丝淡淡的微笑
让我从中找到了
解决很多问题的答案

和他匆匆告别后
我的脚步又将飞奔起来
但无论在哪里
父亲的影子
都会伴随在我身边

与父亲交谈

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
今年八十多岁了
我和他之间的交谈
都是一些老话题

我经常和他见面
或者给他打电话
问一声好
聊一下天

我总是问他
最近吃饭怎么样啊
最近睡觉怎么样啊
他都能对答如流

他总是问我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最近生活怎么样啊
我却会含糊其词

我们不会说到农活
因为他早就干不动了
但他曾经是村子里
做庄稼的一把好手

我们也不会说到诗歌
因为我现在写得很艰难
但我从与他的交谈中
获得了不少新的灵感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